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一期
2009年11月　　頁185~208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越界*

楊　凱　麟**

摘　要

傅柯的文學布置展示了二個對其哲學至為關鍵的概念：越界與摺曲[1]。這二者是傅柯哲學中最獨特的思想運動，其分別對應了反式考古學與內在性系譜學的發展。本文主要延續先前已發表的研究成果，集中討論越界與界限在傅柯的文學布置中所怪異構成的雙生雙滅關係，並特性化其所代表的時間性：界限時刻。本文認為，越界，或特別是其所代表的另類時空，必需視為理解傅柯思想的零度，甚至是其一切問題藉以發軔、鋪展的超驗場域。如果沒有由越界所代表的界限態度，傅柯著名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都將只是一種經驗的法則，喪失其哲學的意涵。

關鍵字：越界　摺曲　傅柯（Michel Foucault）　考古學　界限態度

98.02.15 收稿，98.11.03 通過刊登。

*　透過對傅柯早期著作的分析，本文處理傅柯哲學中二個關鍵而不可分離的概念：越界（transgression）與摺曲（pli）。基於概念本身的複雜及困難，在篇幅的限制下，對於這二個概念的研究拆分成「文學布置中的越界」（即文本）與「文學布置中的摺曲」二篇論文。在法理上（en droit），本研究的問題性仍然在於鋪陳由這二個概念所共構的雙重運動，並認為這是理解傅柯哲學的基本要素。

**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1　「摺曲」譯自法文 pli，過去常譯為「皺褶」或「摺子」，前者較易與 plissement 混淆，後者則在中文裡較不易找到與本詞彙的動詞 plier 對應之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最初的布置：文學

1961年傅柯出版了《古典時期瘋狂史》，一場長達廿五年、不斷越界且自我再摺曲的哲學歷險從此展開。[2]即使在早期著作中，傅柯便已在其書寫中深深烙印了他的特異手勢，如果對這部早期著作可以有一種「個體考古學」式的閱讀，將發現其早已豐饒展示各種即將在未來作品中翻騰攪動、風馳電掣的思想運動雛形。如今我們廻返到這塊傅柯研究的「考古學土壤」，特屬於哲學家的內在性平面（plan d'immanence）並不曾因此稍有減損，其透過瘋狂的獨特構思在作品中熠熠發光。[3]然而，同樣在這最初幾年頻繁且光芒畢露的哲學事業，是一系列後來被命名爲「文學時期」的論述：盧梭、胡塞、巴塔伊、福婁拜、克羅索斯基、馬拉美、布朗修、薩德……分別都由專文評論，甚至有戰線擴張、直指現代文學本性的〈無限的語言〉、〈關於小說論戰〉、〈關於詩論戰〉、〈何謂作者？〉……；[4]當然，這份清單上絕不該遺漏的是重量級著作《詞與物》，其毫不遮掩地以波赫士的閱讀經驗揭開序幕。

耐人尋味的是，七〇年代之後傅柯似乎不再頻繁地援引文學，對言說、監獄或性特質的研究採用的都較是一般意義下的文獻或檔案。文學不再有優位性，主要的理由之一，無疑地是其歷史並不長，傅柯明確指出其僅始於十九世紀。[5]因此，古希臘或羅馬時代的研究並不能引以爲據。然而，文學在傅柯著作

2 關於書寫，傅柯在《知識考古學》導論中有著名句子：「您以為何以我要如此痛苦與如此歡愉地投入書寫？您認為何以我低垂著腦袋，固執其中？如果不是為了準備——以略微狂熱的手——一座迷宮，其使我得以冒險、得以調動我的話語，在話語中打開地道、衝破話語並遠離它、在話語中發現得以概括與形變其歷程的激突，其使我迷失與最終出現於那些我再也不會再交會的眼睛之前。」（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28, **19**。本文皆標註法文版頁碼，如有中文譯本，則以黑體字附於法文版頁碼後以供參考。）

3 關於《古典時期瘋狂史》與《詞與物》所明確鋪展的傅柯內在性平面，將另文探究。

4 上述作者分別是 Jean-Jacques Rousseau、Raymond Roussel、Georges Bataille、Gustave Flaubert、Pierre Klossowski、Stéphane Mallarmé、Maurice Blanchot、Marquis de Sade；文章原文分別是 "Le langage à l'infini"、 "Débat sur le roman"、"Débat sur la poésie"、" Qu'est-ce qu'un auteur ? "，皆收錄於 *Dits et écrits* vol I。

5 「文學的誕生，其仍然極接近我們…」（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e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1964, 22）。或特別是《詞與物》頁 312-313, 391-393（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的退隱或許有更深刻的正面意義，其絕非單純源於研究材料的更迭或捨棄，也恐怕不太來自線性歷史倒錯的憂慮。作爲針對傅柯內在性平面的分裂分析，或許該反過來，從另一角度設問早期這個文學布置（dispositif）：如果文學曾一再成爲傅柯所凝視的對象，究竟是何種問題性場域固執地橫貫於這些著作、訪談及演講之中？其意圖創造與牽引何種特異的思想運動，且最終經由此運動的差異與重複進一步在未來著作中構成哲學的堅實性（consistance）？這個由多重哲學文本所強勢舖展的文學布置（正如其他的「考古學同形異構物」：監獄或性特質。[6]其所搏聚與曲折的力線構成何種哲學所不可或缺的思想影像？其被賦予的主要功能與效果爲何？

簡言之，作爲足以展現傅柯思想運動的早期布置，文學怎麼被問題化成一種具有哲學價值的思想影像，並「異托邦地」映像傅柯哲學[7]？或反過來設問，傅柯創造並動員了何種概念，將文學羅織、坎陷，或不如說，虛構於可思考的問題性中[8]？

(一) 兩道抽象之線：越界與摺曲

柯在文中所指的「文學」，無疑地較是指小說。

6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 209-210, **177-178.**

7 異托邦作為一種虛擬的空間或布置，是傅柯哲學相當重要的概念。請參考《詞與物》，頁 9-10, **4-5**（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或 "Des espaces autres "（Michel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Gallimard, 1994e) : 752-762.。或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的「二、光線裝置：可視的不可視性鏡子，不可視的可視性鏡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5 卷第 3 期，2005 年 12 月)，頁 77-82。

8 傅柯總是將「問題化作用」（problématisation）明確等同於致使「存有能夠且應該被思考」的操作（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 17, **8-9**），換言之，不存在任何無問題化的思考，因為思想本身就是問題性的形構（或用傅柯的詞彙，實踐）；因此，欲思考（而非單純的解釋或分析）某一哲學家的思想，便是形構一個致使此思想「能夠且應該被思考」的問題性，換言之，研究一個哲學家的思想總是意謂必需再問題化其問題化作用。這便是問題化作用的倍增或雙重性。在傅柯晚期，特別是在《快感的使用》中，這個問題化作用亦表現為一種「調整作用」（modification）。關於此，參閱楊凱麟，〈自我的去作品化：主體性與問題化場域的傅柯難題〉，特別是「一、擺脫自我」(《中山人文學報》，2004 年春)，頁 30-35。特別是「一、擺脫自我」。此外，關於虛構與傅柯哲學的關係，請參閱上述論文的「二、去作品化空間」，頁 36-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傅柯而言，作爲一種複合力線所說明的布置，文學所激起與創造的運動是極明確的。其中之一，由界限態度所代表，成爲語言平面上對詞彙、句法、文法或表達形式的冒犯、顛覆與踰越；巴塔伊被認爲是箇中翹楚，而薩德、克羅索斯基、胡塞與阿鐸（A. Artaud）亦不遑多讓。表面上，文學在此成爲一種挑釁，書寫幾乎就等同犯禁。然而隱含在此頑強意志下的，並不單純地僅在於宗教或道德律法的違逆與亂紀，因爲違逆亂紀僅與律法共生、甚至是使律法可見的必要元素。[9]以違犯或衝決來思考界限似乎不易擺脫其否定及消極的定義，相反的，如果捨棄否定形式，以寓涵啓蒙強度（intensité）的「哲學倫理型（*êthos* philosophique）」來審視文學[10]，那麼此時期被傅柯稱爲「越界」並發展成一組高張概念部落的問題性（包括後來的「跨越」（franchissement），或與界限思考分不開的「域外（dehors）」），卻是另一回事。因爲如果越界不再被簡化成犯錯或違法，而是由其特異存有模式而被嚴肅對待的「界限存有」，其總是不無暴力地將語言擲向一種可思與非思的動態相遇，也將認識置入可視與不可視的殘酷鬥爭之中，那麼由此概念所說明的文學布置便具有非比尋常的存有論意涵。因此當傅柯宣稱：「從十九世紀起，所有文學行動便被給予且意識到自身如同是對這種文學所是的、純粹與無法抵達的本質的越界。」[11]這種僅由越界定義的文學行動已毫無疑問地被視爲哲學所必需面對的客體。

於是，作爲此布置的第一個構成元素，越界成爲文學被給予（能夠且應該被思考）的條件，並進一步發展成一門由域外所說明的界限辯證。書寫在此成爲總是連結到「外自身」（hors de soi）怪異運動[12]，構成了傅柯意義下但卻是

9 「律法如何能被真正地認識與體驗，如何被迫使可見、迫使清楚施行其權力，迫使去說話，如果不去挑釁它，如果不迫使它展開它的防禦，如果不總是堅定地更進一步朝它總是更退卻而去的域外的話？除了倒轉在懲罰的反面外，如何觀看它的不可見性，而前者不就是被跨越、被激怒，外在於自身的律法？然而，如果懲罰可以僅由違犯律法者專斷地挑起，那麼律法不過聽其支配：它可以任意碰觸與使其現形；它是律法光影的主宰。」（Michel 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in *Dits et écrits*, 529, **114.**）

10 關於 êthos 的意涵，本文除了援引傅柯在〈何謂啟蒙？〉中的著名用法外，也採用 J. Rancière 的解釋：「êthos 這個詞實際上意味二件事：êthos 是居留（séjour）與它是存有方式（manière d’être），亦即符應此居留的生命模式。」（Jacques Rancière , *Malaise dans l’esthétique* (Paris: Galilée, 2004): 146）。關於這個詞彙的中譯，可參考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註 2 的說明。（《中外文學》，第 37 卷第 3 期，總第 422 期〔2008 年 9 月〕，頁 47）。

11 Foucault, Michel.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3.

12 關於「外自身」，參閱楊凱麟，〈分裂分析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式」的考古學。本文稍後將對此提出更進一步說明。

在越界的條件下，書寫成爲一種對於既有建制與本質的摧枯拉朽，總是委身於暴力的文字游牧分配，然而另一方面，書寫卻吊詭地等同於一種內在性摺曲，文學在此較不是字詞或句法的暴力行動，較不是語言平面上製造的噪音或喧囂，而是對文本狡獪無比的層疊操弄，一再致使既有作品翻覆、轉向與增生質變。其中，福婁拜與波赫士無疑是這種摺曲書寫的佼佼者，而十七世紀的塞萬堤斯則爲其先驅。這些被傅柯所一再援引並分析的作者並不只是透過書寫來表達某種博學或見識，博學與見識算不了什麼，因爲他們所曾從事的事業，是進一步展現一種僅誕生於知識空間（espace du savoir）[13]的致命誘惑，且究極而言，「書便是大寫誘惑的場所」。[14]而這個大寫誘惑所致使的，是對於作爲宇宙的大寫書（Livre）的一再重置，並在重置中更新既有的意義。就這個觀點而言，書寫無疑指向一種內在性系譜學。

1963年的〈越界序言〉表面上雖然是對巴塔伊從事極爲直觀的文學評論，但這篇重要無比的論文無疑也是揭啓傅柯哲學生涯的重要宣言，一篇反指自身且毫不遮掩其思想朝氣的「序言」。越界（作爲「序言」！），或即使在他臨終前都必需再次提醒的這種「界限態度」[15]，最終以一種怪異而漂亮的姿態突兀地收束於《自我的關注》中反覆思辨的「自我的再摺曲」（repli sur soi）。[16]彷彿整個傅柯哲學始於越界而終於摺曲，並以這兩種差異運動共構成爲雙螺旋。傅柯六〇年代的文學論述正橫跨著這二道抽象之線，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個內在性雙螺旋的巧妙運作與相互頡頏扣合，並因此構成了他的獨特「文學布置」。如果透過這個文學布置來看，傅柯的哲學事業或許並不是偶然的：首先有一篇從巴塔伊來構思域外與越界的〈越界序言〉[17]，然後有從《聖安東尼的誘惑》談摺曲與內在性的〈福婁拜後記〉[18]。於是不無怪異的，我們先有了一篇「越界序言」，然後是一篇「摺曲後記」，整體來看，傅柯的文學布置竟彷

頁 55-57 。

13 Michel Foucault, “Postface à Flaubert”,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Gallimard, 1994): 298.

14 Ibid., 300.

15 關於「界限態度」，請參考傅柯的“What is Enlightenment ?”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 Gallimard, 1994): 562-578。或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頁 55。

16 Michel Foucault, *Le souci de soi* (Paris: Gallimard, 1984): 101-107

17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33-250.

18 Michel Foucault, “ Postface à Flaubert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93-3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是一本巨大無比的「書」，其上銘刻了諸般由越界與摺曲所註記的力線，其是馬拉美的「書是宇宙」，是波赫士的「文學是百科全書」，更是薩德、巴塔伊與阿鐸的「書寫即事件」，甚至「比事件還壞」。[19]

1964年傅柯在比利時的〈語言與文學〉[20]講稿中明確指出：

> 褻瀆的以及每一詞彙都持續朝向文學更新符號的兩種觀點，似乎對我而言，這在某種程度上便得以勾勒文學所是的兩種典型與範式形象，兩種怪異卻又相互歸屬的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越界的形象，這是越界話語的形象，而另一則反之，是指向文學且造成符號的所有這些詞彙的形象。因此，一邊是越界的話語，而另一邊我則稱為圖書館反覆篩撿（ressassement）。其中之一，是禁制的、界限語言的形象，這是被監禁作家的形象，另一則反之，是自我積累的書籍空間，其相互依靠，且在一切可能書本的天空下每本書無限地切割及重複其僅有的齒槽般存在。（4）

由越界（褻瀆的）與摺曲（每一詞彙都持續朝向文學更新符號的）所給予的文學經驗，對傅柯而言，竟然指向二種範式形象，或二種「文學空間」：監獄與圖書館。其代表人物無疑地，就是薩德與波赫士，一個是幾乎半輩子被囚禁於監獄的醜聞作者，另一個在晚年被任命爲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長；一個以性作爲界限或越界經驗的專制內容，另一個則以迷宮（其最小元素，正如德勒茲指出的，就是一道摺曲）[21]作爲主要的爲己重複。透過越界與摺曲二種操作，文學橫跨在二個怪異的極端上，一邊是「被監禁作家的形象」，另一邊則是「自我積累的書籍空間」。從一種與界限經驗的關係來看，我們或許走的離薩德並沒有太遠，薩德是我們的當代。只是當前書寫所面對的界限經驗朝向不斷多元化的探索，各種感性、各種感官（或器官）、各種當代經驗不斷地被不同作者迫出其界限及其越界，書寫大量地在相互差異的各式邊界上滋生，結果是愈來愈異質與特異的文學作品，並在此異質性中一再迫出語言的造僞威力，呈顯語言—擬像的諸怪異樣貌。由此來看，對性的界限逾越只不過是其中最突出但絕非唯一的例子。薩德是當代書寫的始祖，[22]然而亦有米勒、勞倫斯或大島渚展

19 Antonin Artaud, “Van Gogh,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 in *Œuvres complètes xiii* (Paris: Gallimard, 1974): 45.

20 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1964.

21 Gilles Deleuze, *Le 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 (Paris: Minuit, 1988): 9.

22 在許多地方，傅柯都一再將薩德視為一個關鍵轉折的歷史絕決點，一個人類認識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的性特質、胡塞或William Burroughs的藥物、費茲傑羅或Malcolm Lowry的酒精、卡夫卡的官僚機器、太宰治的死亡、葛林的基督宗教、克魯亞克的速度或運動…。[23]另一方面，書籍的自我倍增與內在堆疊似乎也不始自當代，文學早已等同於各式摺曲所共構的「層疊性」（feuilleté）[24]，其一方面是「何謂文學？」這個問題在每一本書中的永恒回歸，另一方面則是對作品整體（書—宇宙）的系譜學式價值重置。

（二）「文學時期」的超越習練：傅柯式的超驗經驗論（empirisme transcendantal）

對傅柯而言，文學於是隸屬於書寫的二種特異運動，其中之一，是爲了「擺脫自我」[25]不惜衝決犯禁的越界，另一，則是爲了倍增疊層性而促使「自我對自我」的摺曲，二者分別具體地指向標誌傅柯哲學的二大問題場域（或致使其概念滋生的超驗場域）：域外與內在性。這無疑是文學何以對於傅柯重要無比的原因之一，因爲正是在文學布置中，明確實踐了這二種超越習練（exercices transcendantes）。狡獪的文學經驗在此取代了素樸的生活經驗，並進一步成爲哲學攫取養份與自我轉化的超驗道場。換言之，原本發軔於文學空間的獨特經驗（由反式考古學說明的越界與由內在性系譜學說明的摺曲），經過六〇年代初的反覆思索與分析，最終竟然（或隱或顯地）成爲銘刻傅柯思想影像最特異的二道抽象之線。在這個前提下，「文學愈來愈如同是必須被思考之物顯現，

將收攏、翻轉或斷裂的明確位址（比如，《詞與物》指出，薩德抵達「古典思想與論述的盡頭」(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224, **280**.)）。在文學上，傅柯則毫不猶豫地說薩德就是「文學典範本身」與「現代文學將在此佔有其場所的空洞空間」(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4)。如果是這樣，薩德，這個「文學典範本身」（不是例外，不是變態，不是偏差，而是典範，「我們的」典範），究竟展演了何種具有傅柯哲學強度的手勢？換言之，什麼是薩德作品中的「傅柯時刻」？相關問題可參閱楊凱麟，〈性的理論與寫的實踐——索多瑪中的傅柯時刻〉（楊凱麟，〈性的理論與寫的實踐——索多瑪中的傅柯時刻〉，2008 年 6 月 15 日，「哲學與精神分析：SM 工作坊」）。

23 這些作者（尚未列出原文者）依序為：Henry Miller, David Herbert Lawrence, Scott Fitzgerald, Graham Greene, Jack Kerouac。

24 關於層疊性，請參考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1): 51-52, **55-57.**

25 關於「擺脫自我」（se déprendre de soi-même），請參考楊凱麟，〈自我的去作品化：主體性與問題化場域的傅柯難題〉，頁 29-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且在同樣理由下，如同絕不能再由意指作用理論（théorie de la signification）所思考之物。」[26]很清楚地，文學在十九世紀的轉化已經致使其不再能僅由意符（signifiant）與意指（signifié）的作用來理解，或者不如說，再以意指作用來指稱文學似乎已不足以對應其特性。而當傅柯說「文學愈來愈如同是必須被思考之物顯現」時，思考一詞在此或許必須以其最狹義的意思來理解，意即文學不僅是思考的客體，不僅是思想所欲分類、歸納與分析的內容，而且更是在一種啓蒙視域下，成爲致使思想得以滋生、轉化並激起嶄新概念之物，換言之，是能夠且應該激起獨特問題化作用的特異性。如果是這樣的話，傅柯思想前十年的獨特文學歷險不僅不是可以被忽略的插曲，不是歧出的脫軌演出，相反且吊詭無比的，文學經驗竟然反轉成可以映照整個哲學歷程且盈溢潛能的「幼蟲狀態（larvaire）」，是未來一系列充滿強度、衝擊與啓發的創造行動的源起之一。換言之，即使表面上傅柯晚期所致力從事的自我技術、治理性、生命權力……等概念似乎與「文學布置」沒有直接關連性，然而其與文學時期中便已創造、彰顯且推演至極的諸概念卻共構了哲學家的堅實性平面。

對傅柯而言，越界與摺曲這二種超越習練指向一種隱寓美學的存有論；一方面，越界促使了某種由強度所給予的語言存有，而褶曲則構成了文學存有本身，另一方面，這二種關連到現代文學經驗的存有模式同時又是一種強度存有，語言存有僅被迫顯於越界的強度之中，文學存有則離不開由內部褶曲所激起的強度度量。這種藉由強度操練與界限運動所給予的操作，我們借用德勒茲的概念，稱爲「超越習練」，德勒茲認爲這便是超驗經驗論的方法：「必須將每一能力（faculté）帶往其失常的極點，其在此如同是三重暴力的獵物：迫使它習練之物的暴力、它被迫掌握之物的暴力與它是唯一能掌握卻（由經驗習練的觀點）同時也不能掌握之物的暴力。最終威力（dernière puissance）的三重界限。每一能力因此發現特屬於它的激情，亦即其基進差異（différence radicale）與其永恒重複，其微分元素（élément différentiel）與重複者（répétiteur），如同是其行動的即刻生產與其客體的永恒篩撿，其已是重複的誕生方法。」[27]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因歷抵暴力（強度極點）而失常（越界），因無窮迫近界限而激化「最終威力」的程序，僅來自一種經驗論式的交會（rencontre），其致使超越習練所關連的「三重暴力」與特異激情不自主湧出，因之而有「迫使習練」。文學，作爲傅柯哲學凝視下的客體，無疑地便激起此三重暴力的激情，與一切隨之而來的迫使習練。然而，文學在挑起其特性化暴力（強度極點）的同時，也必然是一種使自身被特性化（或特異化）的過程，這便是德勒茲指出的，超

26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59, **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越習練所不可分離的「基進差異」或純粹差異。換言之，超越習練一方面致使文學成爲具有基進差異的特異客體，另一方面（同樣在超越習練下），此基進差異被迫出之際便已指向某種「永恒重複」；亦即文學既是獨一的，又是「一次即所有次數（une fois pour toutes）」之物，其所被迫顯的差異同時重複於其他差異之中，只是用德勒茲的語意來說，此重複並不意味任何同一或普同，而是差異自身的重複。這是何以超越習練必須同時由「基進差異與其永恒重複」來說明。以傅柯的例子來說，文學作爲超越習練的客體，在激起三重暴力並構成由其強度極點與界限所界定的差異時，必然也同時與其他思想客體間存在著具有重複意涵的內在共振（résonance interne）。因此，如果吾人設想治理性（或其他晚期傅柯哲學的重要概念）亦是某一超越習練的客體，其最終所迫顯的差異必然與由文學所激起的差異指向觀念的永恒重複。舖陳文學布置的這二道主要力線（越界與摺曲）最終構成了此布置的基進差異，但由德勒茲的觀點而言，其不可能在給予差異的同時而不召喚重複。換言之，經由超越習練，文學布置同時致使自身成爲差異與成爲重複：差異，因爲二道力線各自劃出特性化的強度極點 ；重複，因爲此差異必然是「最終威力」的永恒回歸。

文學布置成爲「差異與重複」的傅柯式表達。文學一方面是迫使習練誕生的客體，另一方面，作爲激起超越習練的客體，文學則因此又被特性化成足以用差異與重複所述說的特異性；而正如德勒茲與瓜達希所指出的，「思考，總是追隨一道女巫之線（ligne de sorcière）」[28]，這裡所謂的女巫之線，無疑地就是抽象之線，也是構成一切布置的力線。於是，越界（作爲力線）與摺曲（作爲力線）成爲傅柯（或傅柯式）思考的基本元素。這是何以本文一再指出，即使表面上文學（布置）鮮少再出現於後期著作中，但仍不該因此就認爲傅柯的思考已轉向，甚至放棄其早期的成果（對傅柯思想早、中、晚期的區分，似乎也較是一種基於內容而非思想運動本身的區分）。如果考量的是構成概念本身的抽象之線，換言之，如果哲學必然離不開使其成爲可能的內在性平面，如果哲學家的思想總是連繫到特屬於他的堅實性，則傅柯對文學的論述絕不能只是單就其表面的內容來考究，而是必需追隨構成此論述的諸力線（其述說著差異與重複），橫貫性（transversal）而較非歷時性地遍歷其作品，以取得傅柯思想的特異性。

在進一步分析傅柯文學布置的二道力線之前，底下是基於上文所整理出來的概念區分表：

27 Gilles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aris: PUF, 1968): 186.

28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1): 44,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學布置 1（文學作爲能夠且應該被思考之物）	
越界	**摺曲**
（反式）考古學	系譜學
域外	內在性
界限態度	比一切更深邃的域內
擺脫自我（外自身）	自我對自我（域內）
逃離歷史	倍增疊層
暴力運動	誘惑行爲
時間對照	空間對照
監獄的形象	圖書館的形象
語言存有	書-存有或大寫書
游牧書寫（戰爭機器）	流變-書寫
巴塔伊，薩德，克羅索斯基，胡塞，阿鐸	福婁拜，波赫士，塞萬堤斯，布朗修

僅管越界與摺曲這二種特異的思想運動（或問題化作用的實踐）在文學布置中是不可切分的，限於篇幅，本文將僅討論此布置的越界部份，亦即界限的反式考古學。至於摺曲及其所牽動的內在性系譜學，則留待〈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摺曲〉中進一步發展。

二、另類空間與另類時間

（一）界限的三種觀點

作爲傅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越界並不是單純的跨越邊界，不是簡單的違禁或犯規，這是傅柯在〈越界序言〉裡清楚展演的幾個重點。[29]在〈分裂分析IV：

29 關於界限與越界的這種「非辯証式」關係，傅柯以清楚且犀利的語言如此描述：「越界將致使界限甦醒於其迫近的消失上，使其重置於其所排除之物中（更確切地說，或許是使其在此首次被辨識），檢証其實証真理於其喪失的運動之中。」(Foucault, Michel.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 Gallimard, 1994, 237.) 可參考〈分裂分析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的分析，頁 56-57。或本文稍後在「界限時刻」一節中所提出的另一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中，對於越界所產生的界限存有已從事了相關的分析，並指出傅柯的考古學實際上進行著一種寓含「域外非形式」的界限製圖學，而界限本身則是一種「雙重缺席」的空無。[30]本文接續上述分析，進一步探索這個標誌傅柯哲學的抽象之線，嘗試透過傅柯的文學布置呈顯這種特異存有的特性。

彷如是一門尼采式的「歡愉的知識」，傅柯以寓含節慶曙光的「序言」宣示了越界概念，文章最後不無作出結論地指出二點：

> 1.「正是哲學經驗在語言中的深掘本身，以及在語言與在它說著不能被說者的運動中的揭露，成就了哲學現在很應該去思考的界限經驗。」[31]
>
> 顯然即使到了文末，傅柯仍不忘再強調由文學所帶來的語言界限經驗是哲學「很應該思考」的客體。這無疑是德勒茲「超驗習練」三重暴力的較謙遜版本。由越界所揭示的界限經驗（其思考痕跡甚至可追索到 1984 年的〈何謂啟蒙？〉）似乎已成為催逼傅柯思想的無上律令之一，而其源頭，正是巴塔伊等作者所代表的文學經驗。
>
> 2.然而，如果哲學思考被催逼面對界限經驗，這對傅柯而言卻從來不只是康德意義下的知識論畫界，而更是寓含獨特存有論的一種要求。〈越界序言〉結束在底下這個耐人尋味的句子：「這是存有正無延遲地顯現且跨越界限的姿態碰觸缺席（absence）本身的時刻。」[32]
>
> 與其說越界是一個涉及空間的詞彙，其在傅柯的概念平面上更代表著一個怪異的、明暗閃爍著傅柯思想之核的魔術時刻，一道隱喻著啟蒙威力的閃電。[33]正是越界致使（語言）存有「無延遲地顯現」（或德勒茲的「其行動的即刻生產」），而這無疑是使得哲學「很應該去思考」文學的更深刻理由。

讓我們簡單摘要一下傅柯關於界限經驗的問題（如果我們同意這是理解傅

30 請參考〈分裂分析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特別是第三節「界限製圖學」。

31 Foucault, Michel.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49.

32 Ibid., 250.

33 關於越界與閃電的隱喻，可參考何乏筆，〈越界與平淡：從界限經驗到工夫倫理〉（「越界與界限經驗：傅柯美學工作坊」，2006 年 10 月 11 日，臺北市：中央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柯不可或缺的條件，某種可以被稱爲「傅柯思想之核」的東西）：首先，對傅柯來說，界限經驗並不因爲它的特異與稀罕（或不正常）而應該被排除、漠視與貶抑，或僅只被視爲是一種不需考慮的例外與意外，甚至如康德所設想的，應將智性活動勉力停駐於界限之內，嚴格地遵守不應跨越的原則。我們或許可將此稱爲界限的排除原則。其次，傅柯進一步提問的是，如果終究存在一種界限，而非如古典時期由神所保証的無限（infini或大寫神——形式）[34]，究竟什麼是跨越？這無疑地是一種吊詭的提問。因爲如果存在一種被認定的，作爲邊界、盡頭、末端、終點或斷口的界限，那麼去質問跨越的問題似乎正是對這個前提的不承認或抹除。「界限的跨越」是一個矛盾的命題（從邏輯來說，是界限就無法被跨越，可被跨越的就不是界限），然而事實上，一切的界限或劃界似乎總是連結著某種跨越的問題。只是究極來說，**被跨越的**界限或**可跨越的**界限似乎只能意味著其從一開始便不是界限，因此才可以跨越。我們或許可以權宜地將界限與跨越的這種矛盾關係，稱爲界限的二律背反（antinomie de la limite）。第三種關於界限的設問，既不是小心地留在界限之內（界限的排除原則），也不是界限的二律背反，而是從違紀（相對於律法）、褻瀆（相對於神聖）的角度切入，界限本身（不管是律法、理性、宗教、道德或任何其他的界限）在此成爲經驗的內容，界限不再只是爲了劃出某個範圍，不是用來區分內部與外部的分界，而是成爲經驗本身，成爲一種特異經驗：界限經驗（其不可混淆於「經驗的界限」，因爲後者仍然只是對經驗範圍的劃界）。傅柯認爲，界限經驗僅在一種條件下是可能的，就是越界。在此必需區分跨越與越界的不同。跨越是物理學或幾何學的，是從分割線的一邊到另一邊的經過，是與某一條已決（déterminée）線段的交錯或穿越；有許多動詞可以同義於跨越，比如衝決、違逆、突破等。但越界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越界的字典意義是「違反某種秩序、某種律法（Le Littré）」，這個字無疑地與律法有關。但傅柯的問題並不那麼簡單。

律法是一個不得被跨越的界限與禁制，吊詭的是，我們卻只有在它被違犯時才會見識到這個界限。換言之，它的可視性正在於它的被冒犯，只有它被挑釁、激怒與跨越時才顯露它的面貌。如果只是這樣，我們仍然離上述的界限/跨越（律法/違法）二律背反不太遠，只是這裡加入了懲罰的機制。傅柯把這個命題推演至底後指出，這個（真理）遊戲的控球者其實不是律法或律法的執行

34 這是「存在於人的力量與欲上升至無限的力量結成關係」（Gilles Deleuze, *Foucault* (Paris: Minuit, 1986): 132, **2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器，相反的，是被律法懲罰的違法者，因爲一切都是由它「專斷地挑起」。[35]於是，主客易位，關於界限的第三種思索，傅柯式的界限（或界限經驗）並不直接來自界限，而是其跨越（不是畫界的主體，而是跨界的「非人（inhumain）」），因爲界限在被跨越前是不可見的，它僅由跨越行動才變得可見。[36]然而，關於界限的傅柯式問題並不只在於有無跨越（或者，跨越並非重點，因爲對傅柯而言，律法的設立就是要被跨越或冒犯的），不只在於對律法的違犯或挑釁，而在於總是**被置入重複的跨越**，是跨越的「基進差異與其永恒重複」。換言之，跨越或許只是一個經驗的問題（跨越律法即犯罪），但跨越的永恒回歸，其「已是重複的誕生」，亦即越界，卻是超驗習練的導入。

（二）薩德600程序

就某種意義而言，不斷回返（且一次比一次增強）的欲望（性慾、食慾、酒癮、煙癮、藥癮、偷竊癖、購物癖、窺淫癖……）是不斷跨越的可能及保証。薩德的《索多瑪120天》，不是長居於日常性欲的可能經驗中心（它絕非色情書刊或A片的簡單劇本，因爲A片，即使是各種變態A片，只輕碰經驗的邊界），而是爲了見識欲望（或被解放身體）所襲捲的恐怖威力，不在於單一欲望及其滿足，而在於以**漸強拍子**（crescendo）不斷返回的欲望本身（《索多瑪120天》中由簡單的性變態啓動，緊接著性的糞便學（scatologie），到最後性的虐殺，描寫了600種跨越性倫理的方法）。這不是爲了單純逾越道德或欲望的界限，也

35 「律法如何能被真正地認識與體驗，如何被迫使可見、迫使清楚施行其權力，迫使去說話，如果不去挑釁它，如果不迫使它展開它的防禦，如果不總是堅定地更進一步朝它總是更退卻而去的域外的話？除了倒轉在懲罰的反面外，如何觀看它的不可見性，而前者不就是被跨越、被激怒，外在於自身的律法？然而，如果懲罰可以僅由違犯律法者專斷地挑起，那麼律法不過聽其支配：它可以任意碰觸與使其現形；它是律法光影的主宰。」（Michel 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529, **114-115.**）

36 「越界是一種涉及界限的姿態；正是在此，在這道線的纖薄上，它經過的閃光顯現，然而或許也是其整體的軌跡，其源起本身。它所穿越的線段很可以是它所有的空間。界限與越界的遊戲似乎由一種單純的執拗所支配：越界跨越且不斷重新跨越一道線，這線在它身後隨即閉攏於不復記憶的浪潮中，由是重新消退到不可跨越的視域。然而此遊戲置入遊戲中的遠多於這些元素；它將這些元素置於一種不確定性，在思想想掌握它們會迅速感到為難的立即倒置的確定性中。」（Ibid., 236-2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只是純然地性變態或故發驚人之語，而是意圖透過書寫儘可能持久地棲息於此界限上以迫出一種怪異的界限存有本身，一種僅爲了跨越而跨越，換言之，僅爲了（欲望）自由的絕對狀態，其不是任何從經驗的可能性想像所可以達成。《索多瑪120天》是欲望的「殘酷底限」，是性特質的先驗範式！這是何以傅柯會指出：「界定當代性特質的，不是去發現，從沙德到佛洛依德，其理性或其天性的語言，而是藉由其言說的暴力致使『去天性化（dénaturalisée）』——投擲於一種它僅與界限的纖細形式相會的空洞空間，且在此其僅在打破界限的狂熱中而有彼處（au-delà）與延長。」[37]薩德文學所提供的，是一種僅與界限接觸的文學狀態，這並非文學的可能經驗（或一切可能經驗的「文學化」），因爲一切的可能經驗仍然是日常的，換言之，仍然太臣服於阿鐸所謂的卑劣食用功能[38]。相反的，這是一種指向超越習練的吊詭或悖論經驗（或用薩德的話來說，勃起經驗）。在這個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薩德所帶往的性特質界限？這是一種絕不是爲了滿足任何性欲想像的性特質書寫，在此性特質最終僅指向自身，在一種漸強的節奏（強度極點）中不斷回返，僅存在於「與界限的纖薄形式相會的空洞空間」。傅柯說這是一種「自身上的再摺曲（repli sur soi）」，其每次凹折所圈出的區塊，總是重新標誌著一塊新的「彼處（au-delà）與延長」，以及，被迫出的嶄新殘酷界限。

某種程度上，康德式的界限是一種普同的界限，然而透過書寫迫出的卻是某種特定或特異的界限存有（德勒茲的「特屬於每一能力的激情」），比如薩德的性特質界限，Burroughs的藥物界限，卡夫卡的官僚界限，葛林的宗教界限等。因此必需再特別強調的是，這些界限絕不是同一的，薩德所向我們啓示的界限經驗全然不同於卡夫卡式的，當然也絕不能類比於葛林或高達的。然而正是每次在迫出特異界限存有的同時，也必然迫出語言的界限本身。[39]換言之，薩德代表著一種特異的界限經驗：薩德程序，這個程序透過種種對書寫材料的風格化操作自我摺曲成語言的異托邦（性特質的另類強度化空間），性特質在

37 Ibid., 233.

38 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e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1964, 57.

39 「因為他[史學家]所著手於發現的，是某一程序的界限、某一曲線的彎曲點、某一調節運動的倒轉、某一振動的限度、某一功能的閾值、某一循環因果失常的瞬間。它[不連續性]最終是工作不停特殊化的概念（而非將它忽視為兩實証形象間一式與無差異的空白）；它根據被指派的場域與層級取得特化的形式與功能。當去描述某一知識論閾值、某一人口曲線的反彈，或某一技術對另一的取代時，被述說的並不是相同的不連續性。」（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7,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一再地被催逼到其動態界限上，最終並交互迫出彼此的界限存有。這是何以在《索多瑪》中，薩德程序作爲一種超越習練被重複施行600次！

界限與越界分不開，這正是傅柯與康德最大的差別。[40]康德認爲形上學決定理性的使用界限是爲了審慎小心地維繫於界限的限度之內，爲了不跨越理性的範圍；傅柯則相反，他指出僅有越界才能標定界限本身，或者不如說，界限其實並不是普同與不動的，它不在任何可定位的「這裡」或「那裡」，它僅能由不斷地跨越（薩德600程序）來動態標示。必需特別注意的是，在上述的引文（「這是存有正無延遲地顯現且跨越界限的姿態碰觸缺席本身的時刻」）中，傅柯極不尋常地再次援引時間（而非空間）來界定越界與界限的這個怪異交錯，且不無絕對地指出越界「除了此時間點外何處都不在」。[41]或許正是在此，越界的定義超越了簡單的地理跨越，不再是任何既有疆界的衝決對立，也不是跟律法或體制的追逐拉扯，而是本質地涉及一種特異的時間性，一種在同一時刻內既迫出界限又實踐越界，同時這兩種存有又即刻消失的臨界瞬間。這便是銘刻「雙重缺席」的空無，或傅柯稱爲「界限與越界的即刻遊戲」。[42]換言之，越界其實總是指向一種狂熱與高張的「界限時刻」，其只能由幾近共時的界限迫出與界限跨越/抹除所標誌；界限並不是自明與固著地位於某處，其僅能透過跨越迫出，但這道界限卻也因此被立即抹除；界限僅由要跨越它的運動迫出，因此，「界限時刻」如同閃光一瞬，在纖薄如紙的時距中同時現形與消失。[43]然而正是在此而且也僅在此，在這個電光火石的霹靂瞬間，在一次又一次的交互增強且一次又一次交互摧毀的變態孿生關係中，傅柯所簽名的特異存有論從空無中迫出，在這個「存有正無延遲地顯現且跨越界限的姿態碰觸缺席本身的時刻」，越界與界限存有同時被激活於其「已是重複的誕生」中。

40 「界限與越界彼此負有它們存有的密度：絕不能被跨越界限的不存在；僅跨越幻想或陰影界限的越界所回返的虛榮。然而，難道在輝煌地穿越與否定它的姿態之外，界限有真正的存在嗎？在之後，它是什麼？且在之前，它能是什麼？且越界難道不正是窮盡所有它在它跨越界限瞬間所是之物，除了此時間點外何處都不在？然而此點，這些存有的怪異交錯，外在於它這些存有不存在，卻將其所是之物完全交換於此，難道它不正也是全部要超出它之物？」（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37）

41 Ibid.

42 jeu instantané,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39.

43 關於這個寓涵存有論的「短暫時刻」，請參考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一、工作，於界限上……」，頁 47-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界限時刻

這個由越界所指向、關鍵且特化的「界限時刻」，是隱密安置於文學布置中的傅柯哲學之核。吾人曾一再指出傅柯哲學「與一種對特異空間的深刻構思分不開」，[44]然而得以特性化這個空間的最重要條件之一，卻是空間及其意義開始轉化、形變與倍增凹摺的臨界時刻。就這個意義而言，傅柯的空間學（或「異質拓樸學」，hétérotopologie），其對瘋狂（療養院）、疾病（醫院）、犯行（監獄）、性特質（教會或學校）等空間的分析，其總是飽含空間性質的概念與思考風格，或許都該置入這個界限時刻中才得以理解。換言之，考古學與系譜學這二種在其原先意涵裡已指向時間性的方法，雖然在傅柯強勢的空間性語言下被賦予新意，且明確地成爲一種經由精確分析各種「知識空間」所形塑的問題性場域。但或許都僅在一種「界限時刻」或「界限態度」之中，傅柯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才得以成立。[45]這種對界限的立場，無疑地是使傅柯考古學與系譜學差異於康德式超驗哲學的主要原因。

表面上，越界極易被理解爲對固定疆界或律法的冒犯與衝撞，然而這並不是傅柯所構思的概念意義。傅柯的批判哲學來自一種由界限與越界所共構的吊詭暴力運動（且是對此運動的狂熱）中。在此，界限的界限或界限的存有由越界所迫出，但卻又僅「甦醒於其迫近的消失上」。[46]這是由缺席所吊詭証成的在場，由被消抹而銘印的痕跡，一種「作品的闕如」或去作品的存有[47]。越界一方面成爲此界限存有論中唯一有效的運動，但另一方面，「沒有任何內容能連結於它，經由定義，任何界限都不能束縛它。」[48]一股高張卻空洞的暴力運動構成傅柯存有論的核心，究極而言，其僅是「空無的無形式在場及此在場的沈默恐怖」。[49]然而，一切傅柯哲學的起點似乎啓動於此，一個由另類時間（德勒茲的*Aiôn*？）與另類空間（異托邦）所交互定義的越界特異性，其僅由「**存有抵達其界限且界限在此定義存有**」[50]所述說。這似乎是傅柯哲學（而且是其

44 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中山人文學報》，2006 年 12 月，頁 23，頁 15-16。

45 關於傅柯考古學與系譜學的進一步分析，請參考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3 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頁 24-26。。

46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37.

47 關於「去作品」（désoeuvrement）的傅柯式設問，請參考楊凱麟，〈自我的去作品化：主體性與問題化場域的傅柯難題〉，頁 29-48。

48 Foucault, Michel.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38.

49 Michel 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531, **118.**

50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布朗修、克羅索斯基及巴塔伊的文學論述與對委拉斯奎茲及馬格利特的影像分析）最重要的公式之一。存有僅在其自身界限上贖回其定義，然而界限（其不在任何可指定、可定位之處）卻只與越界共生（且共滅）於「界限時刻」。傅柯的存有論因而是一種表面存有論（ontologie de la surface），存有成爲越界條件下僅發生於自身表面的結晶作用（cristallisation），一種以表面的活化來標記自身的晶體（cristal）。

越界就其最基進的正面意義，對傅柯而言，正是爲了差異化作用。[51]重點在於，差異並不蟄居任何中心或核心，而是存活於邊界，由界限所標誌；不涉及任何實體的內容或內容的排比與對立，而在於對既有內容疆界的不斷跨越。差異被關連到越界（在德勒茲處，差異則被關連到重複），這似乎就是傅柯版本的差異哲學，其在稍後的論述中透過考古學與系譜學共構一門嚴格的界限存有論，這就是在〈何謂啓蒙？〉最後由「界限態度」[52]所命名的「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其涉及將施行於必要限制形式（forme de la limitation nécessaire）中的批判轉型爲實踐於可能跨越形式（forme du franchissement possible）中的批判。」[53]在此，有由考古學到系譜學方法在界限時刻上的交疊互用、接力與轉換，最後並整合成傅柯思想的內在性平面。

從這個觀點來看，傅柯從薩德、胡塞或布朗修作品中所想提出的問題是：什麼是特屬於語言的界限時刻？透過書寫如何可能表達一種界限態度？什麼是界限與越界在字詞平面上的變態孿生關係？而且，其最終導出何種由界限所定義的語言存有？如果對傅柯而言，越界的必要來自等待自由的不耐，[54]那麼由書寫所強勢迫出的語言越界，其所解放的，正是語言自身。換言之，工作於界限上的書寫行動（依循傅柯在〈何謂啓蒙？〉的邏輯，或許可以命名爲「批判書寫」），使得語言存有被定義於語言界限上，並因此獲得一種由語言的限制（正字法、句法、文法……）中解放的自由。[55]

如果越界迫出界限存有，且如果界限存有同時也在文學布置上定義了語言存有，哲學的姿態從此則在於正面思索此存有本身，思索其稀有性及其所可能夾帶的存有論啓發，而不再是先決地對其否定、遠離、禁制、拒絕或逮捕。然

51 唯一可以用來指稱越界的，傅柯說，就是「差異存有」（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38）。

52 attitude limite,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574.

53 可參考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三、界限製圖學」，頁 58-60。

54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574.

55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在這個由特異時空條件（纖薄空間與界限時刻）所限定的臨界狀態下，正如我們稍早指出的，詞與物不再相似，能被述說的事物因此非常稀少，因爲「毫無真的語言」且「話語的困窘」[56]成爲常態。然而正是在此，傅柯明確指出，「成就了哲學現在很應該去思考的界限經驗。」[57]這是何以在傅柯著作中總是存在一種哲學與文學的親緣性，文學經驗一方面明確指向越界運動被激起的時—空條件，使得語言存有在被催迫到毫無厚度的纖薄時—空表面上展露其不可述的面貌，而且無疑地，當代哲學對這個另類時—空的思索已勢在必行；另一方面，文學存有本身（詞與物的日常關連在此斷開）則在此空間中自我再現（auto-représentation）與爲己重複。文學僅爲了文學自身，我們因此也可以理解何以傅柯指出，當代文學「不再能被給予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客體」，[58]文學僅只能是在語言界限上的「自我再現」，書寫必需置身於這個「自我再現的虛擬空間」之中；換言之，**書寫最終是爲了歷抵語言背叛自身（越界），且文學僅是爲己重複（摺曲）**，這就是現代書寫所展露的雙重面貌。在此，「書寫不意指事物，而是話語，語言的作品什麼都不作，除了更深入鏡子不可觸知的厚度之中、激起此書寫早已是的雙重性的雙重性、由是發現一種可能與不可能的無限……」[59]在越界作爲書寫的零度下，任何文學讀本、典範或經典所劃定的場域內都不再是書寫的允諾之地，而文學的生命則成爲語言界限上由自我再現或爲己重複所說明的無窮鏡像與自我增生。一切彷彿只是（被摧逼到界限的）語言表面的單純效果。語言纖薄表面的無窮自我再摺曲，而且此摺曲僅只存在於由「鏡子不可觸知的厚度」所怪異表達的虛構或虛擬空間中。這似乎就是傅柯所呈現的文學具體形象。[60]關於文學存有與摺曲所形構的傅柯問題性，在〈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摺曲〉中將從事進一步分析。

三、小結：界限的反式考古學

在談布朗修的著名論文中，傅柯把活躍於這個空間的思想運動稱爲「域外

56 Ibid., 249.

57 Ibid.

58 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e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2.

59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252.

60 「催生了嚴格意義下被理解的『文學』的事件，在一種表面的凝視下不過是內部化（intériorisation）的秩序；其較多地涉及一種朝『域外』的經過。」（Michel 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Gallimard, 1994, 520, **87-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思想」，其特徵之一，是「注意在語言中已存在、已被講述、印刷、呈顯者—不是那麼去聆聽那在自身中述說者，而是聆聽流通於其詞彙間的空無，聆聽不停拆解它的喃喃，關於一切語言的非話語的話語，它顯現的不可視空間之虛構。」[61]每個字詞在此似乎都圍繞一團虛擬的雲霧，語言存有本身的威力不來自「那在自身中述說者」，而是傅柯命名爲空無、喃喃、非話語的話語與不可視空間的域外。書寫所瞄準的，不是字詞本身，不是其所述說者，而是在字詞與字詞間快速生滅且噴吐能量的虛構空間，而這正是越界與其所指向的域外所纏崇之處。換言之，如果考古學以歷史事件來處理吾人所思、所說、所作的言說，[62]域外書寫在面對一切已被述說語言的同時，必然也已是一種偏斜的反式考古學，因爲對傅柯而言，文學所釋放的並不是已被講述字詞的內部意指，不是其普同結構，而是由書寫所迫出、但竄走游牧於諸字詞之間、從不固著的越界力線（德勒茲的「三重暴力」）。套用傅柯在《詞與物》的著名段落，越界及其最終所迫顯的、作爲界限存有的語言存有，似乎僅爲了質問：**人如何能書寫其所不書寫之物**？[63]反式考古學所考掘的不只是吾人所思、所說與所作的話語，而且是其致使書寫終於得以逃離已被述說話語的「反話語（contre-discours）」。[64]或許「反」在此的意思較不是顛倒、相反或對立，而是一種充滿狡獪與暴力的考古學式「拆解（défaire）」，一種以橫貫性運動激起字詞「可能與不可能的無限」之最終威力。傅柯犀利無比地指出：

> 打從這張白紙開始被布滿，打從詞彙開始被謄寫到這個仍潔白的表面，在此時刻，每一詞彙從某種意義而言與文學的關係都是令人絕

61 Foucault, Michel. “La pensée du dehors”,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525, **105**.）

62 參閱〈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3 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頁 24-26。

63 《詞與物》中的完整引文如下：「問題不再是：天性（nature）經驗如何能產生賦予必然判斷的理由？而是：人如何能產生思考其所不思考之物，如何能蟄居於以瘖啞的佔領模式逃避他之物，如何能以某種凝滯的運動活化他自身的這個形象，其以一種頑固的外部性形式展現給他？人如何能是這種生命，其網絡、其脈動、其埋藏的力量無定限地超越當下被給予他的經驗？他如何能是這種勞動，其需求與其律法如同一種強制於他的外來嚴酷性？他如何能是一種數千年來無他便自我形構的語言的主體，其系統逃避他，其意義幾不可克服地沈睡於他由他的言說所致使片刻閃爍的字詞中，且他自始便被限制要安頓其話語與其思想於其內部，就如同是在這張網的無窮可能性中，話語與思想僅只為了短暫活化一個片段？」（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334, 420-421.）關於此文的進一步分析，可參考〈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三、界限製圖學」，頁 58-60。

64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59,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對失望的，因為從本質上、從自然法則上毫無任何詞彙屬於文學。實際上，打從詞彙被書寫到必須是文學頁面的白紙上，從這個時刻起，這已不再是文學，亦即某種意義上每一真實詞彙都是越界，其致使越界於文學純粹、空白、空洞與聖潔的本質，其致使所有作品絕不是文學的完成，而是其斷裂、其崩塌、其圍籬破裂（effraction）。[65]

就某種意義來說，文學脫離不了修辭，但不是爲了符應華美的文體，不是爲了字斟句酌地雕琢，而是爲了能（以一種反式考古學方式）從書寫的每一基本單元就越界。每一文學詞彙都首先是對文學的反叛與拆解，是與既有文學的「不像」與不相同；詞彙能成爲文學僅因成爲擬像，換言之，僅是外部相像但實際上卻毫不相像且拆解崩塌一切相像。每個強度足以被稱爲文學的詞彙都以詞彙—擬像（mot-simulacre）的方式被填入空白的書寫表面，其不是以文學之名，而是以其越界及背叛就座於作品之中。

文學，自其誕生後所被賦予的獨特任務因而是「文學的謀殺」！[66]再次的，傅柯思想的特異手勢可以在此無比清楚地被辨視，這是一種由極究生機論所給予的「死亡詩學」，一種在字詞平面上充份且永遠已過度展演的生命政治。[67]在文學的例子上，「作品最終僅存在於所有字詞在每一瞬間都轉向此文學、都被文學所點燃，且同時作品僅因爲此文學同時被驅魔與褻瀆而存在。」[68]使文學成爲可能的字詞僅攜有一種意志：褻瀆、拆解、背叛與謀殺文學。這就是由越界所說明的文學布置，也是標誌傅柯哲學的重要抽象之線。究極而言，已成爲傅柯經典思想運動的這個哲學姿態，幾乎遍布在其所有著作之中，成爲貫徹書寫的頑強意志，成爲舖展其論述節奏的主動機，在《知識考古學》的導論，在《性特質史》卷二的導論，在〈何謂啓蒙？〉的最後與或隱或顯地在更多文本中，吾人都一再地讀到傅柯不厭其煩地再次提醒此抽象之線對於哲學的重要。

越界，或特別是其所代表的另類時空，必需視爲理解傅柯思想的零度，甚至是其一切問題藉以發軔、舖展的超驗場域。如果不是基於界限與越界交互生滅所迫出的特異存有模式，考古學極可能僅是一種歷史的普同性考掘，而無關

65 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e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3.

66 Ibid.

67 關於此，筆者在對於傅柯「不名譽者」的分析中有較多的發展。請參考〈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一、工作，於界限上……」，頁 47-52。

68 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e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的先驗（a priori），系譜學則難以脫離經驗的限制與條件，成爲在線性時間中尋覓因果法則的研究。傅柯關於主體性的諸論述，近年來因法蘭西學院講稿的陸續出版而被大量援引的生命政治、治理性等概念，也應該離不開一種由界限態度出發的問題性場域，如此才可能掌握傅柯思想的原創能量。越界成爲思想的零度，但這絕不意味傅柯的一切概念僅停駐於盲目空洞的暴力運動之中，或其論述因此如脫韁野馬不可收拾。因爲在越界（界限態度）的基底上，銘刻著傅柯哲學最重要的另一運動，褶曲，其不僅如德勒茲在《傅柯》一書中指出的，構成傅柯關於主體性的關鍵，而且正是傅柯思想本身的獨特印記。關於此，將留待下一篇論文進一步發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何乏筆，〈越界與平淡：從界限經驗到工夫倫理〉，中央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越界與界限經驗：傅柯美學工作坊」，2006年10月11日。

楊凱麟，〈自我的去作品化：主體性與問題化場域的傅柯難題〉，《中山人文學報》， 18期（2004年春），頁29-48。

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5卷第3期（2005年12月），頁75-97。

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中山人文學報》23期（2006年12月），頁15-28。

楊凱麟，〈性的理論與寫的實踐——索多瑪中的傅柯時刻〉，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辦「哲學與精神分析：SM工作坊」，2008年6月15日。

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中外文學》第37卷第3期，總第422期（2008年9月），頁45-61。

Artaud, Antonin. *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 Œuvres complètes iv*. Paris: Gallimard, 1964. 11-171.（劉俐譯，《劇場及其複象》，台北：聯經，2003年）

Artaud, Antonin. “Van Gogh,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 *Œuvres complètes xiii.* Paris: Gallimard, 1974. 9-64.

Foucault, Michel.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1964. 23.

Foucault, Michel.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三聯，2002年）

Foucault, Michel.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2003年）

Foucault, Michel.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Gallimard, 1994a. 233-250.

Foucault, Michel. “Postface à Flaubert.”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Gallimard, 1994b. 293-325.

Foucault, Michel. “La pensée du dehors.”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Gallimard, 1994c. 518-539.（洪維信譯，《外邊思維》，台北：行人，2003年）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Enlightenment？”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allimard, 1994d. 562-578.

Foucault, Michel, “Des espaces autres.”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Gallimard, 1994e. 752-762.

Deleuze, Gilles.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aris: PUF, 1968.

Deleuze, Gilles. *Logique du sens*. Paris: Minuit, 1969.

Deleuze, Gilles. *Foucault*. Minuit, 1986. （楊凱麟譯，《德勒茲論傅柯》，台北：麥田，2000年）

Deleuze, Gilles. *Le 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 Paris: Minuit, 1988.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1.（林長杰譯，《何謂哲學？》，台北：商務，2004年）

Rancière, Jacques. *Malaise dans l’esthétique*. Paris: Galilée, 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chizo-analysis of Michel Foucault: Trespassing in the Dispositif of Literature

Yang, Kai-lin*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s dispositif of literature contains two essential concepts: trespassing and folding. They are the most unique aspects of his thought and correlate with inverse archeology and inherent genealogy,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builds on the foundation of previous research done on the topic, highlighting the strange relation between trespassing and boundaries, which characterizes its own temporality. Trespassing, and particularly the alternate space-time that it represents, is the basic most concept in understanding Foucault's thought. It could even be argued that it is the transcendent field where all problems originate and develop. Without the mindset of boundaries, as is shown through trespassing, Foucault's well-known archeology and genealogy would be stripped of their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be reduced to mere empirical laws.

Keywords: trespassing, folding, Michel Foucault, archeology, boundary-attitude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